

尼克森訪俄對歐洲局勢之影響

陳澤豐

一 美俄高階層會談對歐洲之意義

美蘇兩國的政治領袖於今年五月下旬在莫斯科會談，不僅可能改變今後東西冷戰的局勢，且對今後歐洲外交的動向具有決定性之影響。克里姆林宮的巨頭們不願美國在北越港口之佈雷，仍向尼克森伸出歡迎之手，其中緣由頗耐人尋味。分析蘇俄近幾年來何以採取低姿外交態勢的原因，主要不外以下幾點：

(一) 蘇俄以其有限的經濟資源，與美國從事核子武器競賽，目前已面臨難以爲繼的困境。爲此，限制核子軍備的發展與擴充，乃至勸阻其他國家之擁有，遂成爲兩國共同利益之所在。

(二) 蘇俄本身經濟尚有弱點，不僅其成長率在最近將來無法趕上美國，且在許多方面之差距與西方資本先進國家愈拉愈遠。爲此，蘇俄只得擰節國防預算，甚至不惜以政治代價換取美國的技術與機器。

(三) 蘇俄鑒於中共的威脅日增，不得不爲以後美蘇友誼關係的可能發展設想。(註一)

就歐洲的觀點而言，此次尼克森總統訪問莫斯科所獲的關切與注意，遠比其北平之行爲多，而其成就也較爲豐碩。一般說來，西歐各國對於尼氏爲追求世界和平所作的努力，具有相當之瞭解，甚至予以喝采、叫好；然在喝采與叫好聲中，難免夾雜着幾分異樣的心理和若干的疑慮。例如，法國外長舒曼 (Maurice Schumann) 曾說：「事件本身是可慶幸的。如何說法呢？這是恐怖的平衡之安定。我說是可慶幸的事件，但顯然還不是理想的狀況。法國政策的目的（甚至歐洲建造的目的），乃在以另一種世界的幻覺來取代這種恐怖的平衡」。(註二) 言下之意，對於歐洲事務由美蘇越俎代庖，並不傾情。

美俄高峯會談並未根本改變美蘇之間的對立態勢，但重新確認當今世界

僅有美蘇兩大超級巨強的存在，這一點不管歐洲是否欣然同意，至少是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。今日世界的衝突焦點在亞洲、在中東，所以莫斯科會談或許不是以歐洲問題爲首要項目，但在美俄聯合公報中提到歐洲部份，仍佔國際事務之最大篇幅，顯示歐洲的重要性並未受到忽視。

二 歐洲安全與合作之展望

莫斯科會談有關歐洲問題的一項重大決定，厥爲美國同意「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」應在適當時機召開，不得延擱。這是美國的一項重大讓步。因爲尼克森訪俄前夕，美國務卿羅吉斯尚對歐洲盟邦鄭重表示，美國反對無充分準備而召開的歐洲安全會議。

歐洲安全會議最早出之莫洛托夫的構想，而由華沙公約組織正式提出，並由芬蘭出面邀請。法國政策一向標榜「和解、協調、合作」，自對一個以歐洲安全與合作爲名的全歐會議甚感興趣。龐畢度曾說：「一個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，是歐洲大陸的偉大希望，也是持續歐洲和平的工具」。法國並志願擔任「前衛」角色，加緊促進歐洲安全會議的籌備工作。法國的態度雖最稱熱心，然對會議的意見也最多。(註三)

美國本身對會議的興趣，雖然不像歐洲若干國家那般濃厚，但亦願見東西歐有一項和解運動，並期藉此達成歐洲平衡裁軍協定，以促進歐洲與世界的和平。惟美國附帶主張在會議之前或同時，應舉行一個平衡裁軍會議，表示與會者對維護和平之誠意與決心，使安全合作會議更能名符其實。五月卅日，北約組織在波昂集會，羅吉斯在會中重申前議，認爲必先消除軍事上的緊張局面，始能談到政治之和解，否則，所謂安全合作，必屬空談。

柏林問題的解決，爲歐洲安全會議解除一大障礙，而美俄聯合公報的決定更使它往前邁進一步。公報中雖未載明歐洲安全會議的召開日期，但根據羅吉斯向春季北約部長理事會透露，其籌備會議可能於今年十一月，亦即美

國大選之後，於芬蘭首都赫爾辛基舉行。至其正式集會，恐有待明年春天。

由此可知，今後歐洲外交的重點，將集中在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的籌備方面，亦即各國將先進行雙邊或多邊之廣泛接觸，俾就會議的若干技術性問題——例如時間、代表人選及其有關問題等，進行一連串之會商。最近，法俄之例行高層會談，乃至英首相桑斯之訪問丹麥，無疑均與此有所關聯。

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除了歐洲所有的國家均將參加之外，美國與加拿大亦在被邀請之列；屆時三十五國代表濟濟一堂，無異召開一次區域性的聯合國大會。鑒於歐洲內部矛盾重重，此一會議或可如期召開，但能否保證成功，則無人敢下斷言。不過，由於美蘇的攜手，使歐洲產生警惕，亦可能趨向合作之途。

三 東西平衡裁軍之透視

莫斯科會談有關歐洲部份的另一項協議，厥為美俄同意進行平衡裁軍的談判。西歐各國對此一協議之反應殊為冷淡，法國尤感尷尬不安。當去年冬天美法元首在亞速爾羣島會晤時，龐畢度曾向尼克森表示，所有與俄國就歐洲裁軍所作的談判，均可能得不償失。法國認為，其所服膺的「和解、協調、合作」三部曲，唯有在美軍繼續防衛歐洲的情況下始可完成，同時必須此一政策產生相當效果，始能從事軍事談判。龐畢度之所以贊成蘇俄所倡議的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，乃是認為「合作」一詞的重要性壓倒「安全」，在歐洲尚未達到衷誠合作的地步之前，便不能輕易解除安全的保障，因此他極力反對現階段集團對集團的任何裁軍談判。

在裁軍的技術上，龐畢度尚有一層顧慮。他說：「遣回一名距離三千公里的美國士兵，和撤走一名路途只有五百公里的蘇俄士兵，實不可同日而語！」北約組織祕書長龍斯（Josef Luns）也說：「平衡裁軍當然必要考慮到距離問題與其他有關之因素」（註四）。英國外相休姆（Alec Douglas-Home）的看法與此不謀而合。他認為西方國家與蘇俄集團甚難談判平衡裁軍，因為它們目前已擁有三比一之優勢，即使將來捲土重來，它們的速度也將比美國為快。

尼克森訪俄對歐洲局勢之影響

西德總理布蘭德在「東向政策」尚未大功告成之前，自亦不願美軍從歐洲撤退或削減。他在許多場合均一再強調，美國與歐洲關係密不可分。言下之意，當然不贊成東西歐從事時機尚未成熟的裁軍談判。

有關平衡裁軍談判的技術問題，也有若干實際困難存在。例如，究竟那些國家將出席這項裁軍會議呢？就俄國言，他自然願意這個會議僅限於美國與它們之間的談判。惟北約會員國之義大利則主張所有歐洲國家均一律參加。美國認為集合三十五個國家於一堂，商談如此重大而複雜之問題，恐難有具體之結果。因此，美國對參加國家提出兩項限制條件，規定：（一）與其領土有關者，換言之，即兩個德國，波蘭和捷克；（二）在東西德駐紮有軍隊者，亦即英法美法蘇四國。至於其他歐洲國家，或僅可能派遣觀察員列席。綜觀大局，美國提議獲得採納機會較大。

四 北約何去何從？

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的召開，無異是世界兩大集團政治之結束，而北約與華沙兩大軍事組織之存在，恐亦將面臨考驗。

今年一月下旬，華沙公約國家在捷克首都布拉格集會，重申對歐洲安全會議的三項原則聲明，其中一項說：「歐洲安全會議意欲建立『睦鄰關係』（good-neighbor relations），並作成條件，促使消除歐洲大陸的軍事與政治分野成為可能」。明言之，今後歐洲自不容許再有不同的軍事壁壘之存在。

蘇俄並不正而要求美軍從歐洲撤退，或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之解體，但其所作所為與處心積慮，均針對此兩項目標而發，足見其手法之高明與狠毒。

蘇俄的歐洲政策有一項簡單的法則，那就是避免歐洲因美國之擺脫所造成的「心理空虛」（vide psychologique），為其本身日益增長的團結所填滿。蘇俄並不悉力以求西歐國家的政權為共黨取而代之，但盼望西歐共黨壯大有力，一方面迫使西歐的資產階級政府不得不借重他們，以維持社會的安定。另一方面，他們亦可藉此對西歐外交政策發生影響力。為此，蘇俄慫恿西柏林與西德分離，離間西德與共同市場其他國家之友誼，破壞西歐與美國之間的關係。蘇俄的最終目標，乃在不引發共產集團的崩潰原則下，先導

致西歐聯盟的解體。(註五)

在和解的浪潮中，在東西歐緩和關係的大前提下，北約與華沙兩大軍事組織的存廢問題，自然首當其衝，無可逃避。事實上，華沙公約組織之存在與否，對蘇俄共產集團而言，比較無足輕重。相反的，北約如果瓦解，則中西歐及大西洋諸國即面臨安全之威脅，不可不慮。假若歐洲安全會議果有解除東西對峙狀態的可能，東西平衡裁軍問題果能達成滿意之協議，則北約的功能自然受到限制，其存廢問題似不足深慮矣！

五 對歐洲共同市場之衝擊

尼克森訪問莫斯科，與克里姆林宮的領袖們杯酒言歡，這對於正在進行的西歐政治統合運動當有重大刺激與影響。英國名歷史家湯恩比(Arnold J. Toynbee)曾說，自西羅馬帝國崩潰一千五百年以來，歐洲始終陷入四分五裂之狀態；過去數百年西歐強國雖會要求統一，但均因採取武力路線而告失敗。現在各國嘗試新方式，以平等地位自願合作，堪稱歷史上的一件大事。湯恩比從歷史發展的過程推論，認為歐洲共同市場將來會演進為一個超級強國，蓋因現代經濟與政治具有密切關係之故。所以他主張英國應加入共同市場，而構成此一共同體的一部分。(註六)

以歐洲所擁有之資源與工業技術水準而言，有朝一日躋身於超級強國之列，並非難事，問題在於歐洲人的意識型態愈來愈不願以超級強國自居。這顯然與歐洲的歷史背景有關。其一，戰後的繁榮，已使歐洲人民不願與任何一方藉戰爭的方式來解決爭端，而一個超級強國的基本嚇阻力量，仍然離不開武力。其二，在目前變動的世局之中，歐洲人固不希望戰爭，即美俄亦在倡言裁軍，因此歐洲對外來侵略的恐懼感已不復存在，自不必汲汲於達成超級強國，而犧牲目前既有的一切成就。

美蘇關係的表面改善，對於西歐共同市場可能帶來新的衝擊，而加強其內部的團結與統一。不過，歐洲分裂已久，彼此利害關係迥異，兼之擴大後的共同市場十國內部矛盾重重，今後能否透過經濟的聯盟邁向政治的一統，進而成為與美蘇分庭抗禮的超級強國，仍屬疑問。

六 莫斯科會談與歐洲和局

邇來歐洲吹起一陣和風，到處充滿和平氣氛，與越南戰事的猛烈程度相比，簡直不可同日而語。歐洲和局的形成，應當追溯到布蘭德對「東向政策」所作的努力。首先，西德與蘇俄互不使用武力條約的簽訂，改變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歐洲形勢；這一紙條約，經過西德國會的激烈辯論，終獲批准通過，為歐洲未來的和平奠下第一塊基石。其次，四國柏林協定緊跟着也完成最後簽署，為緩和東西關係打開了僵局。最重要者，厥為此次美俄莫斯科會談，雙方對於召開歐洲安全會議與平衡裁軍問題均達成初步協議，使歐洲和局由此獲得更進一步之發展。

蘇俄既宣佈無意在歐洲與美國對抗，而兩大超級巨強又同意不再從事武器的昂貴競賽，預料今後歐洲在磋商安全與談判裁軍的大原則下，在經濟和貿易利益的雙重引誘下，在科學和技術的多元合作下，將步入一個新的紀元。

展望歐洲今後局勢，東西雙方的冷和固已取代了冷戰，但籌備中的歐洲安全會議若不能結束雙方「口和心不和」的冷和局面，則這種和局仍然是短暫的，歐洲和平仍然只是一種幻象；因為只要美俄在其他地區還有重大之衝突發生，那歐洲和局之進展恐將隨時受到影響，甚至遭受夭折。

(註一) The Economist, 27 May-2 June 1972, P.11-12。

(註二) Le Monde, 31-5-1972。

(註三) 請參閱拙作「歐洲安全會議問題面面觀」，問題與研究，十一卷三期，頁卅六。

(註四) L'Express, 5-11, juin 1972, P.54。

(註五) Claude Delmas, La doctrine européenne de l'URSS. Le spectacle du monde, avril 1972。

(註六) 陳鈞，東西歐合縱連橫，中央日報，一九七二年一月廿六日倫敦通訊。